

王大成翻身記

于 胜 白 著

作 家 出 版 社

一九五八年•北京

目 录

第 一 章	平地一声雷	1
第 二 章	鷄毛腿搬家	14
第 三 章	鴛鴦戏水	26
第 四 章	在野駱子家里	35
第 五 章	一条褲子的糾紛	41
第 六 章	兩顆火热的心	50
第 七 章	魏子溝棒打天狗	59
第 八 章	“四条罪狀”判死刑	70
第 九 章	林春曉义釋王大成	78
第 十 章	两个不高明的木匠	88
第 十 一 章	夜投荒草庵	96
第 十 二 章	到县上去	107
第 十 三 章	三間屋的小朝廷	120
第 十 四 章	家破人亡又逼婚	130
第 十 五 章	离虎口討乞求生	142
第 十 六 章	有了攔棍的地方	153
第 十 七 章	路打丁七扒	168

第十八章	武工队娶媳妇·····	180
第十九章	跟共产党走·····	193
第二十章	独胆闖虎穴·····	205
第二十一章	戏馬流借馬出圍·····	212
第二十二章	載誉重逢再战斗·····	222
后記	·····	231

第一章 平地一声雷

山东省东海地方，有一个赵家庄。全庄一百二十户人家，共有八姓。八姓之中，論戶口多要数李家；論地亩多要数孙家；有权有势就要首推赵家。

原来这家姓赵的老辈子，有一个人名叫赵奎。前清末年，曾在登州府做过官。想当初家大业大，驃馬成羣，日子过的倒也煊赫一时。

可是自从赵奎死后，就渐渐变了样子；每年只有往外出的，却没有往里进的。不但财产一年比一年的减少，連人口也逐渐的萧条了。如今只留下两家人家，一家名叫赵書堂，字明齋，是赵奎的第五世孙子。这人从小就学会了吃、喝、嫖、賭，不务正業，性情狡猾粗暴，凡事好耍無賴。他本是財主們不喜惹、穷人們惹不起的一种人物。人們給他起个外号，叫做“天狗”。如今夫妻兩口，只依靠开賭局，借着“打头兒”、“抽紅”来維持生活。

另一家，便是天狗的寡妇嫂。这人年輕时候，在娘家就風風騷騷不正派；相好的男人也不下四五个，出嫁以后还是不断偷汉子。天狗他哥为这件事，曾三天五日的把

她吊在樑头上打，可是打死也改不了这个病根。人們也給她起个外号，叫做“野駱子”。

后来，天狗他哥硬是活活的給这个老婆气死了。死了不到半月，野駱子圖方便，便攪鬧着和天狗分了家。領着閨女粉嫚自立門戶：开了个花烟館，依靠卖烟卖淫过活。

粉嫚小时候，本是个好孩子。可是染缸里怎能拿出白布来！这孩子还不过十五六岁，就跟着她媽学坏了。家里招的各色人等，乱七八糟的，一天到晚塞破了門子。人們也送她一个外号，叫做“粉牡丹”。

野駱子和天狗分家那时候，本来分的是一所新房：漆黑的街門，粉白的垣牆。可是住了不几年工夫，就变旧了：黑大門被石头砸得一身白疤，門框子也歪斜了，粉壁牆上用木炭紅土画的黑一片紅一片。有的画一个人手里拿着鋼叉，叉着一个大王八；有的画一个人騎着駱子奔跑；还有些画实在叫人看不下去。这些画多半是好事的鄰居，看着这家人家实在不順眼，就用这办法来罵她們！

据“百事通”老錢头說，因为赵奎当初做官那时候，丧天害理，冤死了不知多少老百姓，这就报应他后代人丁不旺；从天狗往下，就要絕后了。又因赵奎死后，葬在一穴“桃花地”，又照应他后人都要犯“桃花运”，不論男女，必走邪路。

百事通这說法是不是对头，且不去問它。如今單說赵家庄这家姓赵的出了这样的后代，又从哪里来的权势呢？

原来蘆溝桥事变以后，蔣介石的軍隊老是打敗仗，拖着槍桿子往后跑。老百姓失去了依靠，到处人心惶惶。这时候，有一些兵痞流氓，便乘机打着抗日旗帜，招兵买馬，成立队伍，拉上百兒八十人，便自封司令，自称“游击队”。那时候，仅仅一个膠东半島，就有大大小小廿多个司令部。除了县城和一些大鎮店，算是鬼子据点之外，到处都是“游击队”。

这些“游击队”的司令們，一个个都各据一方，自成系統，互爭地盤，荼毒老百姓。說不定今天这一部分走了，明天那一部分又来。有的村庄常常要同时应酬好几个部分。这部分来要給养，那个部分来要門牌捐；这部分来要人去修碉堡，那部分来派車出公差。一时应酬不好，輕則挨打受罵，重則捕人丧命。人們因为这些“游击队”不知抗战，只知道欺負老百姓，專向老百姓要油要餅，便把他們叫做“油煎队”。

当时，在北海边上出現了一支真正抗日队伍，叫做“八路軍”。傳說这是自古以来从沒見過的一支好队伍。守紀律，能打仗，爱民如父母，到处受人拥护。赵家庄一帶的老百姓，落在那样灾难里面，真像是盼星星盼月亮，盼望这支队伍能够快过来。可是那些油煎队却把八路軍看成眼中釘。一个个都暗地里投降鬼子，借鬼子势力，一边守住自己地盤，繼續爭权夺利；一边共同反对八路軍，甘作鬼子干孙子。八路軍在前面打鬼子，他們便在后面“剿”八路軍。他們到处宣傳八路軍“杀人放火”，“共产共妻”，

甚至于說八路軍个个紅眼綠鼻子，長的比什么都可怕。老百姓要是触犯了这些油煎队，往往就給安上一个“共产”“八路”的“罪名”，抓去砍头。所以老百姓見到油煎队里人，就像老鼠遇見貓兒一样，惟恐躲避不及。

这年头，財主們都不願意出头露面，办办村里事，但也总得找个“替身”，应付应付。这就把天狗这号人物撮弄上台。油煎队一出世，赵家庄几家財主，就推举天狗当了保長。

天狗一混上这个差事，便假公济私，摸暗捞黑，不知捞到了多少錢財，又置房又置地，居然重兴家業，好不威风气势。这人办事有套手段：財主般狠毒，流氓般無賴，并且善觀風使舵，不久就和那些油煎队的軍需、副官們混的很熟。这就洋洋得意，招搖于众，装做保安地方的“英雄”。赵家庄的財主們，眼看天狗所作所为，对自己倒还有利，第二年便又推荐他当了乡長。

平地一声雷，天狗就是这样成了个大人物。不仅外号沒人敢叫，連“赵書堂”本名也沒人直喊了。穷人們不敢得罪于他，見面恭恭敬敬，叫声“乡長”；財主們講究文雅，为表示尊敬，称呼他雅号“明齋”。

自从出了油煎队，野駱子家也变了样。从前来往的，無非是些地痞、流氓的人物，偶有几个財主們的少爷降临，那真是了不起了。如今呢，却尽换了帶槍的，拿刀的：不是副官，就是軍需；不是营長，就是团長。野駱子也一下变做了不起人物。她过去倒还有些知趣識羞，不大敢在

街上出头露面；她如今却趾高气揚，常常陪伴團長、營長，磨膀擦肩，东搖西晃。三炮台烟卷不离嘴，走起路来眼朝天，真好个威風气势。

且說，天狗和野駱子分家时候，叔嫂倆曾打得头破血流，好几年憋着气，沒說过一句話。如今天狗見嫂子这样威風，却也添了一樁心事。他暗暗想道：

“媽的，如今她一步登天，倒比我还闊气哩！这些当官的，本应到乡公所来打交道，可是偏偏全部攙在她家里，我要是到她家去附和他們，怎奈她和我有切齒之仇，未免有失我自己身份！”

他心里越想越惱，就沒个兩全之計，但轉又一想：

“我要是不去，那些当官的会說我这乡長臭架子大，难免妨碍朋友交情。要是她再在他們面前，搬是非，說我坏話，豈不是更加火上加油！鬧的我連一根撐腰的棍兒也沒有了！”

他这么一想，心头豁然开朗，連連埋怨自己道：

“嘖嘖嘖！这算什么大不了的！过去也有我的不是，大男子就該讓妇道人家一着，任她怎么不好，千說万說还是我自己的嫂嫂。当小叔的去拜望拜望嫂嫂，又算得失什么身份呢！”

于是乎，他便立即吩咐乡公所書記：买二兩大烟土，兩疋白洋布，一个猪头，三十斤大米，全記在公家賬上。他准备拿这些做見面之礼，去跟野駱子和好。

第二天下午，天狗亲自把烟土藏在袖筒里，叫听差挑

着礼物担子，去到野駱子家。一进院子，只見野駱子蹲在正間地上，忙着刷鍋洗碗。西炕里有人高声喧叫，一个接着一个的。这个喊道：

“天天地地虎头大十！——”

“金瓶对大五，‘瘟十’！別数啦……！”

那个喊道：

“天門兩塊拿去！——”

“末門三道杀过来！——”

嗓門兒一个比一个的高，真鬧的沸反盈天！东炕里却比較安靜，只听得兩三个人的說笑声音，可一陣一陣地散發大烟香味，逗得天狗不自主的湧上饑水。他輕輕咳嗽一声，野駱子猛一抬头，不覺楞住一下，但見天狗后面，有人挑着一担礼物，野駱子不用分說，就明白了八九分。她急忙起身擦手，笑盈盈迎上前去，怪声怪腔的說道：

“耶嚟！你这大忙人！憑什么風吹来的？怎么今兒有了空！”

天狗滿臉陪笑道：

“我倒不忙，近来可叫你受忙了！我知道你家手头也不是怎么寬裕的。今天特为备些东西，送来你家，嫂嫂，可別嫌多礼啦！”

天狗这么一說，真叫野駱子从头舒服到脚。她暗暗想道：

“小叔虽然几年和我憋气不說話，可是如今他已經是一乡之主了，还能这样体贴我，到底还是自家人哪！……”

不用天狗向她陪不是，早把从前的事兒拋到九霄云外了。她急忙讓开一条路，叫听差把担子挑进屋里。天狗趁着沒人看見，又把袖筒里的二兩大烟土，悄悄塞在野駱子手里，小聲說道：

“暫時先拿這二兩，以後我會常常帶點來，這就滿够用了！……”

野駱子喜出望外，陪着天狗進了家。先打發听差回去，而後兩個人又一起來到東間。

原來東炕上一共有三個人。一個是油煎隊的黃團長。此人生的獐頭鼠眼，滿臉橫肉。老百姓都叫他是“黃鼠狼”。另一個是黃團政治室主任，姓曹名梅五，外號叫做“梅花大相公”。再一個便是粉牡丹，野駱子的閨女。

這黃團本來是駐在西庄上，離這兒有六七里路。黃鼠狼自從看上了粉牡丹，就一天到晚賴在這裡，沒用講价也就把粉牡丹包下了。

當下他們三人正躺在炕上，守着一盞大烟燈，擠眉弄眼，又說又笑，好不開心。一見天狗進來，便都骨碌碌爬了起來。黃鼠狼和梅花大相公齊聲讓道：

“嘿！原來是趙鄉長，少見少見！難得光降！來，來，來，這裡還有一缸好烟膏，快來嚐嚐！……”

梅花大相公跳下炕來，拉拉扯扯就把他推到炕頭。粉牡丹一見自家叔叔，竟也略動天良，覺得不好意思。趁着他們推讓時候，便一溜烟的出去了。黃鼠狼並不明白此中緣由，竟大聲喊道：

“喂，粉嫚！你这不識大体的，怎么溜了呢！赵乡長正要你陪着玩兒哩！可別忸忸怩怩，不識抬举哪！”說着，呵呵大笑。

天狗一听这話，不覺臉皮飞紅，不好馬上說明身份，弄得啼笑皆非。只好裝聾作啞，哆嗦着嘴唇，苦笑一会。支支吾吾說些別的話語，搪塞过去。黃鼠狼不見粉牡丹回来，也不太过勉强。一边讓天狗躺下来，一边拿起签子，替他燒起大烟来。梅花大相公却趁着这个机会，借故退出。正巧看見粉牡丹独自个兒，靠在堂門口上，笑咪咪望着屋頂兩個家雀兒打架。梅花大相公便輕手輕脚跑了过去，一把抱住她，狠狠亲了一頓嘴。而后，兩人携手并肩一同上了西炕，去看推牌九。

黃鼠狼和天狗輪流抽着大烟，野駱子就坐在炕前陪着說話。只听天狗慢条斯理地說道：

“我嫂嫂近来可真忙得不亦乐乎，尽替乡公所招待客人，我心里实在过意不去。今天特为备些东西送来，聊表我心里不安！但这也是乡公所应尽的份兒！”

黃鼠狼不覺吃惊的問道：

“啊！誰是你的嫂嫂？”

天狗指着野駱子，嘻皮笑臉的說道：

“就是……就是她，我的嫂子呀！……”

野駱子不待黃鼠狼追問，得意地搶着回說：

“他是我亲兄弟呢！我那当家的是老大，他就是老二。我那当家的去世以后，赵家只剩下这么一条命根子

了呢！”

黃鼠狼這才恍然大悟，頗悔自己剛才的失言，就謝罪道：

“噢！——這可太不像話了！剛才我對粉嫗說的。原來你們還是叔姪之親！……還望趙鄉長多加原諒！得罪！得罪！莫怪！莫怪！”

天狗急忙解釋道：

“黃團長說哪里話來！不知者不怪！我可沒把您當成外人，你們倆，過去怎么，以後仍舊怎么，我也不是沒見世面的人！哈哈！……”

野駱子笑着插說道：

“耶嚟！哪里來這套禮數，这么多得罪！要說世上真有是非善惡，閻王爺早就抓你倆走了。”

黃鼠狼橫眼瞧一下野駱子，隨口對天狗說道：

“我走南闖北，認識女人倒也不少。就沒遇到過像你嫂嫂这么四海人物。既開朗又能干！既大胆又潑辣！真的是臂膀上跑得了馬，不愧是個‘女中魁元’啊！”

天狗和野駱子一齊陪笑答道：

“這是多承黃團長抬舉了！咱們哪里當得起！”

他們越說越有勁兒，黃鼠狼就坐了起來，興高采烈的繼續說道：

“喂！趙鄉長，咱們倆難得在這裡見面。古人說，酒逢知己千杯少，話不投機半句多。今天咱們是個知己了。我不瞞你說，過去我覺得你這鄉長，好大架子。今天才知

道我瞎了眼！咱們兩人原来是一个脾气兒，爰交天下朋友！咳，常言道：在家靠父母，出門靠朋友。像我这个四海为家的人，怎能不多交一些朋友。要是現在計算起来，‘磕头弟兄’，‘在家’师父、徒弟、师兄、师弟，实在数也数不清。所以不管走到哪里，从来沒遇见过困难。我看你也有这么个脾气兒，咱們真够得上称兄道弟哩！”

天狗和野駱子听得津津有味，心里着实羡慕。原来他們对于“磕头弟兄”什么，倒是听說過。“三国”里刘、关、張“桃园結义”，也是千古佳話。对于“在家”什么却是莫名其妙，天狗因而問道：

“什么是‘在家’呢？黃团长！”

黃鼠狼故作吃惊道：

“呃！你可沒听說過青、紅帮么？那可好大势力啊！帮里兄弟，都講义气。一师皆为师，一徒皆为徒。凡遇同帮的，就是一家人。有禍同当，有福同享。誰有困难，大家帮助。誰闖了禍，大家解救。这就犯了死也可救得活来！……”

天狗和野駱子正听得入神！黃鼠狼停息一下，又繼續說道：

“入了帮，也有个說法，叫做‘在家門礼’。簡單說，就叫做‘在家’！在家的都有輩号，長輩的叫师父、师祖；平輩的叫师兄、师弟，晚輩的就叫徒弟、徒孙。……”

野駱子打断了他的話問道：

“那么你是什么輩份？”

“算輩份，我二十四世，咱們司令就是二十三世，也是我的師父！我們這位曹梅五主任呀是二十五世，我的本門徒弟！”

野駱子又問道：

“那麼，你們隊伍上人，是不是都‘在’了‘家’呢？”

“不。那不完全是。可也不算少啊！……”

黃鼠狼停了一会，又故意放低聲音說道：

“喂，咱們是連中央軍、二鬼子那里，也到處都可以碰到‘在家’的，不過，大家心中有數，都不輕易露面。譬如，你要到二鬼子那里去打交道，遇見他們要找你的麻煩，這時候，只要一打手勢，表示是‘在家’，他們便會馬上轉變態度，給你很多方便！”

他們就這樣一氣兒扯了半个下午，野駱子看看天色不早，就對天狗說道：

“你陪着黃團長在這兒玩，且讓我去做飯。黃團長還帶來一些好酒，你們今天晚上就痛痛快快地喝上一頓吧！”

天狗也沒推辭，和黃鼠狼繼續說下去。

野駱子到西炕叫出粉牡丹，娘兒倆又炒菜又做飯，忙了起來。不到半个時辰，飯菜做好了，她們揀几樣好吃的拿到東炕，又燙了兩壺好酒。黃鼠狼把梅花大相公也招呼過來，一塊兒吃喝。

天狗听了黃鼠狼這一番扯淡，心里着了迷。一邊喝着酒，一邊還在不斷尋思：

“為人在世，總要有那麼兩手。這比什么都管用呢！”

我要是能跟这位黃團長拜做‘磕头兄弟’，再拜司令做个‘在家’师父。那要升官發財，还費什么吹灰之力？”

他很想趁着酒兴，說出自己这个心願，但又觉得有梅花大相公在座，要被黃鼠狼頂回，豈不自討沒趣。

晚飯后，梅花大相公又到西炕賭錢去了，天狗便趁此机会，做出一付軟骨媚态，說道：

“黃團長，真像您說‘酒逢知己千杯少，話不投机半句多’！今天我們真是遇到‘知己’了，現在酒也喝够了，話也說尽了！只是还有兩件事不便直說，梗在心里，可不知團長愛听与否。……”

黃鼠狼正矇矓着眼睛，上眼皮將要磕住了下眼皮。要說他是喝醉了酒，可他那臉色不但不發紅，反而变得干黃。当下他用力睜了睜眼，伸着脖子問道：

“什么事？只管說吧！只要兄弟我能帮个什么忙的，那可沒有二話！”

天狗吞吞吐吐地笑道：

“我这个人独枝一条，命里連个弟兄也担戴不起，我很有意和團長您拜个‘磕头兄弟’，以后有机会也想請您引荐引荐，拜司令做个师父，這兩件事，我不知能否高攀得上？”

黃鼠狼沒等他說完，就一拍大腿，大声回答道：

“成！拜‘磕头弟兄’，只要你不嫌棄，兄弟我哪有不願意之理。明天咱們就去請人擇个好日子，燒香磕头！認咱們司令拜师父那有何难，完全由小弟負責！”

天狗一听黃鼠狼亢爽地答应，心里着实喜欢，簡直像开了盖的热水鍋。兩人一直又談到小半宿。天狗临走的时候，在中間遇見野駱子，說道：

“明天我就叫乡公所办飯的李老五过来，在这兒帮你。乡公所有兩個保公所派来的听差，也可撥一个来，帮着你做些零碎活兒！你看怎样？”

野駱子听說这个，真是求之不得，哪有不答应的。只是对李老五，她有点兒为难。原来这个李老五，也是个破落戶出身。从小不务正業，如今五十多岁，还是光棍兒一条。因为他弟兄排行第五，所以人們就管他叫“李老五”。又因为他一生最好吹牛、拍馬，所以人們又都叫他是“鷄毛脰”。鷄毛脰老早打过野駱子的主意。前几年常常来野駱子家串門，黏黏糊糊的裝優作呆，瞰空兒就挑逗勾引。可是野駱子却嫌他年老，腰褡里又沒一个大，所以任憑他怎样勾搭，心里总毫不动情。而且还几次要赶他出去。誰知鷄毛脰屁股上帶膠，膠在那里竟死皮賴臉地不走。后来幸亏黃鼠狼上了門，才把他頂了出去，久不上門。今天天狗偏又要他来帮忙，野駱子就犹豫了半天。但如今正需要人使喚，平白地把鷄毛脰擋了回去，再到哪兒能找个合适的人呢！因此，便不声不响，默認了事。

第二章 鷄毛脰搬家

第二天吃过早飯。天狗先上乡公所，跟听差的和鷄毛脰說明主意，叫他們馬上搬家。自己又急急忙忙去找百事通，叫他擇个好日子。

鷄毛脰一听这个，喜得眉飞色舞。心里暗暗想道：

“媽媽的，这回可时来运来，說不定还有那个巴望，你野駱子从前向外赶我，如今却来請我！嘻！……”

他差点兒笑出声来。眼看天狗那付着急样兒，也顧不得再說什么，急忙把做飯家具，一总收拾停当。他馬上摆出乡公所公家人資格，命令听差替他搬送东西。听差的哪敢違抗，一趟家具，一担木柴，来回挑送。鷄毛脰却連一棵草叶兒也不用自己拿动，戴上他那油光光的瓜皮小帽，穿着一套油光光的黑色衣裳，胳膊底下夾着一塊破圍裙，看来活像个刚从油桶里撈出来的油猴兒。搖搖摆摆跟在听差后面，上野駱子家去了。

天狗来到百事通的院子里。只見百事通蹲在鍋台根下，手拿一本破書，鼻尖戴一付寬边老花鏡，好像在琢磨什么。那老花鏡本来是兩只螞蚱腿兒，如今却一只腿兒也沒有了，只用兩根黑綫繩拴住，掛在兩個耳朵上，就掙呀搖的。百事通嘴里不住声的咕咕嚕嚕，像老和尚在念經。天狗看这情形，故意咳嗽一声。百事通猛然抬起头来，摘